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桃花女陰陽門傳 第七回 試卜爻偶得凶信 特求救別有生機

詩曰： 只道周公八卦靈，桃花破法更奇人。
強中又有強中手，指破迷津救老彭。

話說周公不與彭剪卜卦猶可，今這一卜了出來，只唬得周公呆了一回，面色改變，半晌方才轉了過來，兩眼直視著彭剪，不止的點頭，大有歎惜之意。彭剪在旁一見周公占了卦，半響不言語，竟有悽慘之形，不免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公爺！莫非此卦凶多吉少。何不說明，使彭剪防避取吉如何？」當時周公長歎一聲，道：「孤從來卜卦，並無隱藏，定必直言判斷。孤既與你推詳卜了，豈有不說明之理？你今這一卦，不但主卦凶象，連性命也是不能保的。此乃天數大限，只在三日內下午這一夜丑時五刻正三分的時候，就是你的歸陰之期也！必先要頭痛，然後吐血而死。可憐你侍候孤多年，為人一生忠厚，孤今日竟似袖手旁觀，不能救你！」話言未畢，不覺落下淚來。呀，自古螻蟻尚且貪生，彭剪一聞周公之言，真唬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「哎喲」一聲，竟坐在地下，半晌，哭將起來道：「公爺！此卦果然是真的麼？」周公道：「孤豈有欺你？你侍候了孤一輩子無別，又無一些好事與你，今與你白銀十兩，趁著大限未臨，你去歡歡喜喜多吃幾杯酒罷！你一切後事，自有孤與你辦理。且放心，不必慮著後事！」說罷，便叫人去取出白銀十兩，即交與彭剪。但彭剪素知周公的神卦萬無一失，今日見他如此，知是真的，便雙膝跪下，道：「公爺！卦內既有此大凶，何不救救彭剪？」周公道：「人之死生大數，孤焉能救得你？快快拿銀子去，外面散散心煩罷！」

彭剪久知周公硬性，料知不能哀求，即再求也不中用。隨即接了銀子，氣悶悶的低著頭兒，走出大門，把銀子帶在腰間，就往一個大酒肆去，揀一方好座位坐下。彭剪叫酒堂的打了兩角好酒，切來幾味上菜，獨自一人自斟自飲。一面飲酒，一面暗想，想道：「今日我還是個人，再過三日就是個鬼了。好生沒趣也！」想到此間，不覺下了幾點淚來。當日酒堂的認得彭剪，一見他如此，便問道：「彭老爺，許久不來飲酒，今日來時為何悲淚？大約是公爺不開卜市，你老人家無錢鈔使用耶？」彭剪見問，即道：「不是為此，我別有心事。」當下悶悶，又是連連吃了幾杯。常言道：酒入愁腸容易醉。彭剪還未吃完了這兩角酒，已是大醉，還了酒錢，不覺東倒西歪的撞回自己府中。進至自己房門，一翻身便和衣倒在牀上，就呼呼鼻息，已睡了一夜。

到次早醒來，又想起死期在邇，不由的又流了好些眼淚，慢慢的起身，坐在一張椅上，又自言：「周公之神卦是准的，不差分毫。但想人有了死期，豈能逃避脫麼？我到不如再去戲樂！只恨他早不告訴我幾天，多幾天快樂也好。」便換了衣裳，也不進裡廂伺候，扣了房門，又往街上而去。門上的人見他近今兩日無精無彩，出入皆是低頭不語，不知為著何故，又不好去問他，只背地暗中言論他。

再說他一出了大門，又往別處酒肆去，一路上想道：「石宗輔，周公算他是死，他竟不死。今日又算我是死，想必竟死？然真死、假死？或者真死的，也學石宗輔假死，也未可知。」忽又想起：「算他死在破窰中，若不出恭，跑出外面，必被牆瓦覆壓而死。想他是被壓的，可以得脫而生，我是吐血的，怎樣躲得過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由的在路上落下淚來。正自悲淚，忽肩上被打一下，只道是催命的來了，這一驚非小！即道：「這樣快就來了？」回頭一看，見是一個人兒，定神一看，原來是石宗輔。

但這石宗輔在路上後行，見彭老自歎自嗟，或低頭，或仰天，若有不勝所思之狀。他即趕近，拍他肩一下，道：「彭老爺，你想的什麼，這樣行景？」見他兩淚交流，道：「奇了，到底為什麼呢？」彭剪見問，流淚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好兄弟，你往那裡去？」石宗輔說：「回家去。」彭剪道：「好，我與你同路。」二人使同著走路，一程笑笑說說。也是事由天定，彭剪忽然想起，暗道：「前者他不死，公爺說其中必有緣故。或者他有救解之法，也未可知。況且，我一人吃酒也沒有趣，不如買些酒菜到他家裡食，求求他。倘有解法，化凶為吉，亦未可定！」便走至一個市頭，便立著道：「兄弟，你出外回家，並未曾和你吃過酒，與你談談。今日事情順便，買些酒菜到你家，煩老嫂與我燒好，我們弟兄坐坐，如何？」說罷，便拿些銀子，買了些酒菜。石宗輔攔他不住，只得憑他買了。

二人提著菜，喜洋洋來到了石家門首。石宗輔叫開了門。石婆子見是老彭到來，便笑道：「彭老爺，你好呀！為何又買許多菜饌呢？」彭剪道：「老嫂，道你與我們久交故知，我要與兄弟吃杯酒，談談心事。」石婆子接了菜進去，自己下廚燒炒。

這彭剪與石宗輔坐在堂上閒話。但石宗輔見彭剪的語言來東一句，西一句，有頭沒尾，心中動疑。暗道：「莫不是周公叫他來打聽事情不成？他來打聽，此事到要提防！」不多時，菜已弄熟了，石婆子叫兒子搬了出來。彭剪又請石婆子出堂，同坐就席。彼此推了一回，方才坐下。彭剪親自斟酒上杯中，一連飲了幾杯，菜又食過幾碟。那彭剪不由的流下淚來。石婆子見了，心中不自，即問道：「彭老爺，你有什麼心事？何故飲酒下淚？」彭剪只是搖頭不語。石宗輔笑道：「彭老爺，弟兄吃酒是歡樂之事，何故悲傷起來？其中必有故也！兄長難道是受他人之冤氣？」彭剪道：「兄弟有所不知，我心頭實有急事，因此下淚。」石婆子道：「彭老爺，你到底有什麼事？是真是假？如此悲傷，何不告訴我們聽聽？」彭剪道：「老嫂不要提起！我今日是個人，明日四更天就是個鬼矣，再不能見你們母子了！」說到此處，不由眼淚如梭子漂落下來。

石氏母子二人連忙問道：「這話從何處說起？」彭剪便把周公替他起卦，說知大凶，今夜四更時分要吐血而死云云，說了一遍，又言：「老嫂，我想周公的卦乃萬不失一的，只怕我的大命真個難保了。因此在路上遇了石兄弟，想起他前日是死裡逃生，必有個方法，要求你母子教會我，得脫此災厄，真是我彭剪的活命恩人矣！」

石宗輔起初只道彭剪受了周乾之命，前來打聽桃花女之事因，今聽他言卜卦，又言明日准死，直哭得流淚千行，也引動起他流淚，他的母親也陪著流些眼淚，想想自己，看看他人，由不得也傷心起來，道：「周公爺的占卜實在靈應，那一晚我在破窰中，若不聽見我母呼喚，我若不走出外來，便准准的壓死在裡頭。他今說你明日四更要死，只怕又應驗也！」彭剪道：「兄弟，你在這破窰中，如何聽得見老嫂呼喚？」他這句說話，說得石宗輔啞口無言，兩眼直視老彭。彭剪見此光景，知有因緣故。他怎肯錯過機關？急忙立起來，向著石婆子一揖道：「老嫂，可憐憫，教教我個法兒，救我性命，沒世不忘！」石婆子道：「那有方法救得人性命？」彭剪見他推卻，即忙脆下道：「老嫂，自古道：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。」便叩頭如摘蒜一般。石婆子連忙喚兒子扶攙起，道：「你想老身如何能教人之命？我孩兒是有個人救他，給個方法，我兒才得不死在破窰中。他再三再四叫我不說出他的名姓，恐怕你公爺知道了，要與他鬥氣！」彭剪聽罷，猛然想起道：「老嫂，可是個陰人教你個法兒麼？」石婆子聽了大驚，不覺失色。